

# 走投无路的思想

我是“思想”，虽然高贵，但只有借助于人才能来到世界。我决定去寻找最需要我的人。

我首先走进了作家的房间。从他紧皱的眉头上，我知道他正在思考。

“我来了。”我说。

“你是谁？”

“我是思想，一个极为独特的思想。”

“哦，那请你走开。”

“如果让我走进你的作品里，会让你的作品熠熠生辉。”

作家说：“请问，你能让我的书畅销吗？”

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能做到的只是让你的书变得深刻。”

作家说：“我已经出了8本书，销售了9百万册。我靠的可不是什么独特的思想，而是独特的情节：独特的官场格斗，独特的床上故事，独特的谋杀案件。”

接着，我走进了市级领导的办公室。他正在看秘书给他起草的报告。

“我来了。”

“你是谁？谁让你来的？”也许没有预先通报，对我的到来，他显得很生气。

“我是思想，一个极为独特的思想。”

他的脸变得苍白，手中的报告滑落到桌上。“你想干什么？”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我看了秘书给你起草的报告，觉得它像你此时的脸色一样苍白。因而，我希望你让我走进你的报告。”

“不，不，不，我决不能让你走进我的报告。”

“假如我不走进你的报告，你的报告只能让人昏昏欲睡。”

“是的，你说得没有错。可你应该知道，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效果。因为能让人昏昏欲睡的报告，对我才是最安全的。”

接着，我找到了一位学者。此时，他正坐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

“我来了。”

“你是谁？”

“我是思想，一个独特的思想。”

“啊，思想，独特的思想，尊贵的客人！你能光临寒舍，真让我欣喜万分。”

这让我感到有点兴奋。我正想开口，他又接着说：“不过，你最好是过几天再来，因为此时我正忙。”

“你忙，那我们可以先简单地交谈几句。”

“也不行，我很忙。明天，我要出席论坛作学术报告，必须赶紧将稿子写出来。”

“那好呀，我可以帮助你呀。”

“不，你不能帮助我。我必须依据董事长的意图写。”

“我实在不明白，一个学者为什么要根据董事长的意图写学术报告。”

“因为我是这个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还是不明白。独立董事要独立呀，为什么要根据董事长的意图写报告呢？”

学者脸色有些发白，讷讷地说：“我跟你说不明白。”

离开学者所住的别墅，我在大街上踽踽而行。

（摘自《幸福·悦读》2012年第2期 汪强/文）



## 『小人』不是天生的

朋友是某小单位的“头头”，一把手，每每谈起单位的事，总是紧蹙眉头，连连摇头，叹说：“小人太多！”因为，总有人写匿名信给上级投诉他“任人唯亲”、“一言堂”。我侧面和他的一些部下聊过这些事，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说这老兄作风霸道，缺乏民主；而且，并不认可他所说单位“小人”多的事实。

从心理学上分析，所谓“小人”，多是人格或心理上出了毛病，比如见不得别人好，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每到有利益分配之时，总会怀着羡慕嫉妒恨，先发制人，制造点事端，把可能潜在的对手打下去，把水搅浑。小人哲学是：我得不到，也别让他人好过。

但是，事物的复杂性，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单纯。许多“小人”，往往是“君子”制造的。

看到报端常登载父母诉孩子学坏，偷东西、说谎、逃学、离家，像是一群“小小人”，让人厌恶。但调查以后得知，这些家庭，多是父母太强势，总是逆着孩子的心性，要他这样，要他那样，否则便轻则斥之以恶言，重则饱之以老拳；这样，孩子只能选择“软报复”。偷改学习成绩，或编造事故，骗以谎言。这些“小小人”一旦成人，心病成了痼疾，难免真成了“小人”，会干出一些危害别人之事。

单位也和家庭一样，有些领导作风民主，主事公道，事事摆到桌面上，别人背后说话的机会就少了。如果是霸道之徒占了第一把交椅，把部下不当成“同事”，只当做执行命令的“奴仆”。部下每每因言获咎，日积月累，怨气加重，便埋藏下一场“不对称战争”，许多正常的人也不得不认同“小人”行为，用一些不合规范的方式，或消极或偏激地制造些不安定来。

学者脸色有些发白，讷讷地说：“我跟你说不明白。”

离开学者所住的别墅，我在大街上踽踽而行。

（摘自《幸福·悦读》2012年第2期 汪强/文）

## 学口哪儿的话

我有一个同学比较早婚早育，孩子现在已经差不多能打酱油了，而他最为烦恼的，就是孩子的口音问题。

最初的烦恼是保姆，保姆是山东人，带了孩子几个月，教了孩子一嘴“大葱味儿”。同学的老婆不干了，为了口音，把保姆辞了。但随后烦恼又来了，这次却是姥姥，姥姥是山西人，孩子口音里又有了老陈醋的味儿。可是姥姥总不能辞退，同学老婆只好说：“为了孩子，您全当自己是哑巴行吗？”姥姥之后，祸根就变成了偶像——这孩子崇拜上了小沈阳，说话就开始有“大米渣子”味儿了。

“北京的语言环境太差了。”同学感叹，“口音太杂。”

我说：“那你希望孩子说哪种口音呢？感冒味儿

据媒体报道，美国田纳西州一户居民家中失火，户主向附近南福敦市消防队求救，消防队赶到现场确认屋内无人后，眼睁睁看着大火将房屋烧成灰烬，其原因是该户居民未缴纳市政府规定的75美元消防年费。

美国也终于爆出了体制问题！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尽管缺乏一点“人情味”，但这是规定。美国消防队宁愿画地为牢，不肯越界救火，于事主固然难以接受，于社会效益上却可避免违规者形成示范带动，收获的是更多人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对游戏规则的尊重。

正如南福敦市长大卫·克罗克所说，“如果消防员没交钱的老人救火，其他人也都懒得交这个钱了”，但如果有人身陷火海，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消防队必然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消防队仍然赶到火灾现场的原因。

法之力不张，人之恶必显。这场美式消防事件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与其在潜规则可畏的社会里人人自危，不如在规则可畏的世界里人人自重。

（摘自《科学时报》道田/文）

的老北京话吗？那只能到二环路里面学去了。”

“不，胡同北京话也透着粗俗。”同学说，“我只是想让他学好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就像英语的牛津腔那样的感觉。”

原来他认为这种口音是高档的。但孩子尚小，不够资格去上广播学院，同学最后使出了狠招，每天晚上七点，把孩子按在电视前面听新闻联播，海霞或李瑞英说一句，就得重复一句。

终于，孩子在众多口音的混杂中走上了正道。只不过上了幼儿园以后，同龄的孩子不爱跟他玩儿，因为他嘴里常常冒出一些“亲切会见”、“友好交流”、“重大成就”之类的大字眼儿。

（摘自《廉政瞭望》2012年第13期 颜凡主/文）

□ □ □ □

一个下午，我的先生去公寓办公室交下个月的房租。

我们住的这个公寓，老板是一位美籍华人。他放下这份产业，雇了方先生夫妇帮忙管理。方先生两口子是台湾地区来的移民，跟我的先生很谈得来。

公寓位于名校百利高中学区，住了不少中国人。

先生回来了，一进门就特别激动，他气急败坏地说：“我们大陆来的住户里，有一个人，太不像话了。”

他说：“今天，我一到办公室，方经理拿出几个钢镚儿，问是不是中国大陆的钱。我一看，是人民币5分钱的硬币。方经理一听，脸就挂下来，今天早上，来收洗衣机钱的老美，拿了几个不认识的硬币，问是哪个国家的錢。”

公寓为大家提供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是公用的。每台机器的开关处，装了一个收银器，投进去三个25美分的硬币，机器就会自己启动。中国大陆用的5分钱硬币，跟25美分的钢镚儿差不多，只是中国的硬币稍微轻一点儿，如果收银器只认尺寸和形状，根本区分不出来。

有一次，朋友告诉我，他建议老板雇两个墨西哥人，前来打扫卫生，因为“老墨的劳动力便宜”。老板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这是种族歧视，你可以说雇某个人工资便宜，但是，你不能说雇老墨就便宜。”

我原来以为自己特唯物，可是，孩子对待“5分钱硬币”这件事情的态度，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我一味地追求所有中国人的完美，是不是很唯心、很沉重？孩子反而很唯物、很放松？

我先生提议的这个会，后来没有开。

（摘自《青年博览》季家凰/文）

一个社会是讲诚信的，中国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且要为华人的名誉负责。

“你们为什么这样气愤呢？”孩子突然这么问。

跟我们大人相比，他显得非常平静。

“每一个种族，都有好人、坏人，都有水准高的人，也有水准低的人。这是正常的事儿，在美国人里面，也是这样的啊。”孩子劝我们。

孩子看问题，好像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美国人都跟他的想法一样啊？

后来，我发现大多数美国人，真是这样想问题的。他们甚至认为，如果将某一个人的行为，跟一个种族联系起来，那就是种族歧视。

一次，朋友告诉我，他建议老板雇两个墨西哥人，前来打扫卫生，因为“老墨的劳动力便宜”。老板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这是种族歧视，你可以说雇某个人工资便宜，但是，你不能说雇老墨就便宜。”

我原来以为自己特唯物，可是，孩子对待“5分钱硬币”这件事情的态度，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我一味地追求所有中国人的完美，是不是很唯心、很沉重？孩子反而很唯物、很放松？

我先生提议的这个会，后来没有开。

（摘自《青年博览》季家凰/文）

# 1977年震惊全国的高考舞弊案

1977年秋，邓小平宣布恢复高考，因“文革”而中断了10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然而，在这次恢复后的首场考试中，发生在江苏灌云县官员集体改分案，给这个本已经十分特殊的第一届高考，抹下了灰暗的一笔。

## 官员改分“公开化”

11月28日，江苏淮阴地区灌云县高校、中专的高考初考如期进行。统考名单于12月16日公布后，陆续有人民来信，12月17日上午，龙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如山、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李德学两同志打电话给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揭发招生工作中的问题。

淮阴地区招办于1977年12月19日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被一步步揭开了，其中的情节恶劣程度令人咋舌。

1977年11月29日，江苏省高考初考结束后，被抽调在灌云县运动办公室的文教局中教股股长常鑫，亲自找到县招办文考组组长、文教局中教股副股长何声，要何声对县孩子常允多关心，让其参加统考。

开始录分的第一天下午，何声到录分室想了解常允的初考成绩情况，当录分员单言看到常允的数学考分只有6分时，就拿给何声和录分员厉水看，这时，三人沉默了一会儿，负责登记录分表的单言问：“照写还是怎么办？”何声说：“加点”，并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单言问：“加零啊？”何声说：“行。”单言就在“6”字后面加个“0”字，变成了60分。

当晚，厉水把何声指使人改分问题报告了文教局科教股股长、招生秘书组方雨，方雨于第二天上午报告了县文教局副局长、招办主任黎胥，黎胥听后未追究就算了。

这件事情很快在录分员中传开了。当时有的人为何做的饭捏了一把冷汗，但没有看到领导追查制止，也就不在意了。

于是，有的录分员就开始暗暗地把自己关心的考生分数改动了。更有甚者，黎胥亲自出马，明目张胆地把老首长、老同学、老部下托其关心的写在三张活页纸上的四

十多个考生名单交给录分员厉水，并交代说：“如果他们分数不够的话，把他们提到分数线以上。”

厉水又把黎胥交的名单，按公社分别写成若干小纸条，送给各个录分小组，并把黎胥的说法作了交代。招生委员会副主任王飞已经发现录分表上有考生分数被涂改，还没有意识到有人有意改分，不仅没有深究，还把县委一个负责同志小孩和卫生局一副局长两个小孩参加统考的问题，向录分员厉水和程尚打了招呼，叫“给他们统考”。县招生工作组长江斌在录分室也发现录分表上有的考生分数被改动，却认为是因录错分数改动的，没有引起有人乱改分的警觉，未加追究。同时把工作组成员找其关心的14名考生分数，记在本子上拿回给工作组成员看。

这个时候，改分已经“公开化”了，参加录分的11个录分员，有10个人代替领导叫其关心的考生改了分以外，还把受人家委托和自己觉得该关心的考生基本上都改了分。文考组组长何声就亲自改了二十多个考生的分数，其中一个中考考生苏发是何声的内弟，总分由89分，改加到134分。就这样，全县总共改动分数的考生达273名，其中，在分数线以下加分的229名，在分数线以上加“保险分”的44名。

## 权贵打压合格考生

在评阅初试卷的时候，灌云县所在的淮阴地区下达了评卷标准，但王飞等人却不执行，他在评卷教师会上说：“不要把分数压得过低，过低了我们县会吃亏，参加统考的人数少了，录取的人也会少。”

当黎胥到地区汇报初考成绩时，有人交待说：“不要先汇报，听听别县情况。多争取一些人参加统考。别的县分数高，我们如悬殊太大，也可以把分数适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大量改分，他们就把该县初考合乎地区的考生分数提高了。

于是，有的录分员就开始暗暗地把自己关心的考生分数改动了。更有甚者，黎胥亲自出马，明目张胆地把老首长、老同学、老部下托其关心的写在三张活页纸上的四

十多个考生名单交给录分员厉水，并交代说：“如果他们分数不够的话，把他们提到分数线以上。”

厉水又把黎胥交的名单，按公社分别写成若干小纸条，送给各个录分小组，并把黎胥的说法作了交代。招生委员会副主任王飞已经发现录分表上有考生分数被涂改，还没有意识到有人有意改分，不仅没有深究，还把县委一个负责同志小孩和卫生局一副局长两个小孩参加统考的问题，向录分员厉水和程尚打了招呼，叫“给他们统考”。县招生工作组长江斌在录分室也发现录分表上有的考生分数被改动，却认为是因录错分数改动的，没有引起有人乱改分的警觉，未加追究。同时把工作组成员找其关心的14名考生分数，记在本子上拿回给工作组成员看。

这个时候，改分已经“公开化”了，参加录分的11个录分员，有10个人代替领导叫其关心的考生改了分以外，还把受人家委托和自己觉得该关心的考生基本上都改了分。文考组组长何声就亲自改了二十多个考生的分数，其中一个中考考生苏发是何声的内弟，总分由89分，改加到134分。就这样，全县总共改动分数的考生达273名，其中，在分数线以下加分的229名，在分数线以上加“保险分”的44名。

## 权贵打压合格考生

在评阅初试卷的时候，灌云县所在的淮阴地区下达了评卷标准，但王飞等人却不执行，他在评卷教师会上说：“不要把分数压得过低，过低了我们县会吃亏，参加统考的人数少了，录取的人也会少。”

当黎胥到地区汇报初考成绩时，有人交待说：“不要先汇报，听听别县情况。多争取一些人参加统考。别的县分数高，我们如悬殊太大，也可以把分数适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大量改分，他们就把该县初考合乎地区的考生分数提高了。

于是，有的录分员就开始暗暗地把自己关心的考生分数改动了。更有甚者，黎胥亲自出马，明目张胆地把老首长、老同学、老部下托其关心的写在三张活页纸上的四